

开启阅读松花江的又一扇窗

读范震威《松花江传》

□ 闫语

我完全不记得第一次看到松花江的印象了。江水不舍昼夜地流淌，在我看来是多么正常的景象，没有一点惊喜。而当我捧着厚重又崭新的《松花江传》时，不禁感叹于范震威的大地伦理及社会生态观在这本书里得到了完美的阐释，更惊讶于作者向我们展现出的阅读松花江的另一种方式，从而可以冷静客观地思索人类的过往与将来。

《松花江传》无疑是一本好书，这部著作中的很多方面都使我啧啧称奇，尤其是使这部传记的写作和出版成为可能的各种际遇。首先，河北大学出版社另辟蹊径，确立了为祖国江河作传的“大江大河传记丛书”系列选题，让奔腾不息的江河再一次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它就像一位历史老人，注视着朝代兴衰，阅尽了历史沧桑。而黑龙江美术出版社的重新出版，让我们与江河在生命情感和心路历程上进行了一次促膝长谈，更让我们学会了尊重自然，亲近自然，从而真正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当然，范震威对松花江的回溯与寻找，以及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情感抒写，才是这本书的灵魂所在。

人与河流都是有生命的。人类进化，演绎了地球上最伟大的故事：河流奔涌，创造了地球上最伟大的活力。可以说，没有河流就没有人类的智慧和文明，没有人类，河流也就失去了它的丰富多彩。作为地球上的一种生命形式，松花江的时间和空间生命不是最辽阔的，但却与中国北方民族的历史共存，或者远远大于历史本身。

范震威从浏览地方志开始，一边搜集各地的相关信息，一边亲身去探访人迹罕至的源头和支流，从天池和伊勒呼里山两江之源起，进行了全流域的地容地貌和江容江貌的考察，取得了

很多第一手的珍贵资料。他经过不断地思考、咀嚼、消化和吸收，以饱满的情感从“一个操大弓的民族”开始，讲述了北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变迁，以及松花江的历史沧桑。于是，一条源远流长的松花江就这样开始在一部史传里流淌。

一条河流就是一个动人的故事，就是一部鲜活的历史，它伴随着我们走过了漫长的旅途，从最初微小而脆弱的溪流，到滔滔汇入蔚蓝色的海洋而悄然消失，大江大河仿佛就是一曲气势恢宏的交响乐，在完成了高潮迭起的讲述后，心满意足地回归了平静。

这样的阅读感受，与其说是《松花江传》带给我的，不如说是松花江的隐秘开关被范震威打开了。于是，那些和松花江有关的曾经——曾经的地址，曾经的回忆，曾经的山花烂漫，曾经的枯萎，曾经的断流，曾经的干涸或是洪水泛滥，很可能是他饱经风霜的一生，也可能是你和我用心阅读的每一分钟。于是，在这个春天的午后，我愿意用CD的耳朵来聆听松花江的倾诉，用DVD的眼睛来欣赏松花江的风姿，然后在江水的流淌中去体味岁月的宽广与寂静，以及民族的兴衰与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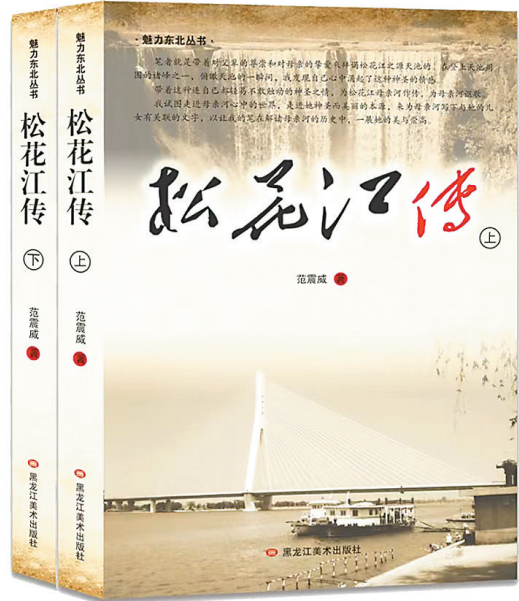
这时候，一些关于松花江的话题就像戴着颗颗水滴的镜子，让我可以通过灵秀之气来辨认辽河、嫩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而写下松花江，是不是就意味着在松花江的标点符号中，有了一张个人的地图？如果一些人和一些河流，构成了地图上的经度和纬度，作为迟到的读者，我不可能越过松辽平原、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的美丽富饶，也不可能用想象来兑换掉松花江的呼吸和眼神。我会把这张地图展开来，会把文字里的松花江放到它真实的样子中去，然后看着时间反复阅读着自己身上的历史。这

时候，范震威的身影出现了。我看到他正在哈尔滨的天空下徘徊散步，望着内心那条并不遥远的江水，思绪却早已随了江水流淌在它的各个时空。

这时候，范震威在长白山天池边静坐沉思的那张照片，毫无征兆地再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这张照片是《松花江传》里众多照片中的一张，黑白的，但是我却仿佛看到了碧蓝的天池水正在由长白山瀑布一跃而下，然后携带着洁白的浪花流向西北，在扶余市三岔河附近与嫩江汇合，后转向东流，形成松花江干流，在同江附近汇入黑龙江，最后在俄罗斯境内的鄂毕次克海注入浩瀚的太平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带着那种和母亲交谈的渴望去倾听，你一定会听到松花江绵绵不绝的时间轻语，青春与衰老，呼喊与沉默，深情与执着，都在范震威优美的语言和笔调中，悄悄长成一棵伟大母亲的形象。

对我来说，松花江水并不陌生，陌生的是它的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和民族兴衰，而《松花江传》就是打开这扇大门的钥匙，在阅读和思考之间，我触手可及的一切都与这条江水紧密相关，过去未来，故我今我，都在江水中不分彼此地融为一体。而在有着时间节奏的史传里，呈现在不同读者面前的松花江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看到的是清晨飘落的一场大雪，有的人则是在一幅画卷里听到江水奔腾的声音。

古人将日月经天和江河行地并称，都含有永恒不变之意。现在，日月经天依然，江河行地却出了问题。正如范震威说的那样，我们要了解江河，阅读江河的书，了解江河的人与事，才能让我们的母亲河更加美好而崇高。所以，大江大河传记之书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朋友。



《松花江传》/范震威/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24年1月

一个气韵生动的大唐杜甫

读《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

□ 刘小兵

《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系历史学家王炳文的新作，在这部钩沉历史、观澜杜甫跌宕人生的著述中，作者将杜甫的个人命运与其所处的家国命运紧密勾连在一起，以水乳交融的独特呈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气韵生动的杜甫及大唐。

公元712年2月，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里，一代“诗圣”杜甫降生于书香门第的官宦世家。其先祖到曾祖到祖父再到父亲，都曾在朝廷为官，优渥的家庭环境，自然为杜甫的早期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加之他自小好学，七岁便能作诗，年少时代又饱受琴棋书画的濡染，这对杜甫日后的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然而，“自古文章憎命达”，尽管杜甫青少年时代就树立了入仕报国的理想，但由于他科考上的频频受挫，后又因中年时家道中落，这一连串的命运遭逢，终使他世间冷暖有了深刻的体悟。这种人生的起伏，也促使杜甫的思想有了根本的转变，让他开始关注民生与社会，毅然拿起手中的笔，倾心为百姓代言，倾情为时代发声，在江山代有才人出的盛世时代，以其喷薄的才情，谱写出了一首首传颂千古的恢宏诗篇。有道是“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作为与李白并肩齐驱的唐代大诗人，杜甫同时还享有“诗史”的称誉。其诗作沉郁顿挫，创作主旨始终聚焦于火热的现实，这种真挚饱满、内蕴深厚的书写，无疑让他的作品每每都洋溢着深沉博大的思想旨趣，彰显出体恤天下苍生的家国大爱，杜甫也因此赢得了后世普遍的尊崇。多少年过去了，如今的我们在品读他脍炙人口的经典诗篇时，依然能从缱绻的诗行里，感受到他炽热的家国情怀。

不过，限于后世对杜甫的研究，学界大多只集中于其后半生，对于他早中期的经历和诗作，史料叙述上相对较少。为了弥补这种缺憾，本书着重从杜甫的家世讲起，既叙写他的幼年、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又梳理了青年杜甫的奋斗与沉沦、交友与见闻，细致呈现出杜甫的前半生。以此为考

量，这本书算得上是国内少有的聚焦杜甫前半生的史学作品。它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将杜甫置于家族、社会、政治斗争以及地缘格局中，考证并还原出一幅杜甫所耳闻目睹的盛世图景。从这个意义上说，还原杜甫的历史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还原盛唐的历史场景。作者据此认为，杜甫之所以被称为“诗圣”，就是因为他的济世情怀与人文爱恋；而他之所以被称为“诗史”，就是因为杜甫的书写与时代描摹，既唤醒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历史记忆，又同时激发了万千读者的广泛共鸣。这是杜甫的伟大之所在，也是本书值得特别关注的地方。因而，在阐释杜甫的文学成就时，王炳文特意围绕着他的“诗史”性这一禀赋，“以作为微观个体的杜甫为视角，还原他所看到的诸多历史图景”。

作为一本历史传记，作者在品评历史人物及其重大事件时，较好地把握住了历史形象与文学形象的区别。在充分尊重史料的同时，也适时对一些相关的历史细节作了合理的想象，以此大大丰富了书中的题旨。如他对杜甫和李白在文学上惺惺相惜的描写，以及杜甫对高适仕途命运的殷殷牵挂，都为我们呈现出一个有情有义、血肉丰满的杜甫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在讲述杜甫其人其事的同时，王炳文还以宏阔的笔法，条分缕析地呈现了从开元初年到天宝十四年的盛唐图景。对那个时期的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都有所涉及，对唐代的家族与家庭、文学派别和吏治派别之争、安史之乱成因等重大历史问题，乃至吉州之案、李邕之死等具体事件，都有独到的分析与评点。通过全新的解读，呈现出盛唐时代的绚丽面容。

以杜甫作为原点，让诗人的生命史与大唐历史“活”起来，既在绵密的书写中展现杜甫的真性情，归结出他的文学精神和历史情怀，又打开了八世纪唐朝波澜壮阔的人文画卷，本书较好地完成了这一写作主旨，这也是它最值得读者反复品咂之所在。

仰望星空的智慧与传承

读《星汉灿烂：中国天文五千年》

□ 林硕

讲到天文学，大众读者通常只以为它是科技史，而忽视了中国天文学内蕴的丰富的传统文化因素，特别是与政治文明的关系。

作者李亮在《星汉灿烂：中国天文五千年》序言中就指出：“在古代的天、算、农、医四大科学中，天文学担负着‘万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重要任务，与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在古代中国，天文学也与政治紧密相关，甚至长期被供奉成官方‘正统’之学。”这句话，可视为全书提纲挈领的写作宗旨。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起源带着浓重的神话传说色彩。女娲补天的五色石，指向了极光贯穿紫微垣的壮观天象；后羿射日，“日中有踞乌”，这是先民注意到了太阳黑子的活动；夸父逐日，先祖重黎绝地天通，阊伯与实沈参商不相见……神话传说不乏远古人类对宇宙的想象和对日月星辰运行规律的观察，它们涉及了宇宙结构、天体演变、星辰运转、日影测量、干支历法等一系列天文学基本常识，我们的祖先是首先注意到这些现象的古代人类族群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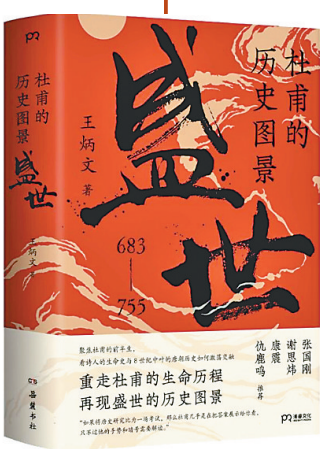
我们的祖先创立了独特的天文学体系。比如：甲骨文使用的干支纪日法；春秋战国时期确立的黄道十二宫和二十八宿；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彗星图案；海昏侯墓出土的计时奇器铜壶漏刻；祖冲之与《大明历》；敦煌的《星图步天歌》；宋辽金时期的历法较量；郭守敬与《授时历》；汤若望与《西洋新法历书》……这些内容占据了全书的主干。

中国古代通过恒星观测建立了星象联系，三垣二十八宿的体系概括了全天可见星空，这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中国古代星图在绘制手法和准确程度上都是不断进步的，显示了一种颇为悠久且持续不断的天文制图传统。我们的计时仪器和历法编纂也是相当先进的，中国的传统历法是一种兼顾朔望月与太阳年的阴阳合历，涉及日、月、五星运动、交食、节气等一系列天文研究，强大而缜密的历法推算带动了整个天文学的发展。

但是，我们的天文学有一个问题——它与星占学的关系非常密切。《国语》就记载了武王伐纣前后发生的一些特殊天象，如“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鼈。”“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天垂象，见吉凶”，天象的变化对应着人间的祸福。所谓“顺应天命”，天文学成了统治秩序的理论根基，因此它必须牢牢把控在统治者手里。中国古代天文学就成了官方性质的学问。这样一来，它固然能有强大的物质资料的供应、人才的储备和背景的支撑，但也很难走出固有的规则的囹圄而放弃了新的理论建构与突破。

书中写道，朱元璋痴迷于观测天象，非常依赖“天象示警”，重视搜揽天文和历法人才，还要求皇室子孙都修学天文和星占术。朱元璋的重视推动了明代天文学的发展。与此同时，欧洲正在进入蓬勃兴盛的科学启蒙时代，天文学成为近代科学的奠基石。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建立了科学的太阳系学说，伽利略、牛顿的科学发现，大航海时代的开辟，进一步推动了时代的巨变。中国古代天文学原先具备的优势反而成为了它自身发展的主要障碍。到了清朝，西学东渐，汤若望以其出众的管理才能和科学才华深受清廷的赏识，可是人事斗争，汤若望入狱，这起事件正是中西文化碰撞产生的激烈后果的表现。

这种矛盾冲突，无法通过中国古代天文学自身的完善来加以克服。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颁布《改用阳历令》。改历法和定正朔向来是新王朝确立的象征，而这一次与从前有很大区别，它意味着与传统的接轨，承载着政治责任的历法在新的历史时期以科学的名义发挥作用和产生影响。全书最后一章以激昂人心的笔触，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取得的天文成就，中国积极成为国际天文学界的重要成员，同时保留着我们独具一格的中国文化要素，向着浩瀚的宇宙，以不断开拓进取的精神，继续踏上星辰大海的征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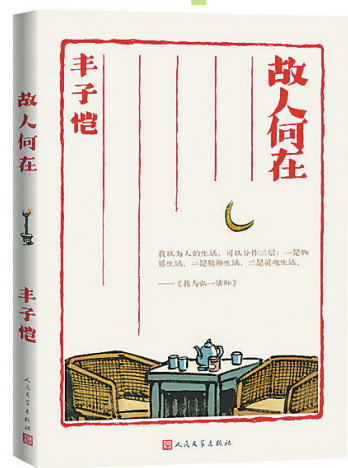
《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王炳文/岳麓书社/2024年3月



《星汉灿烂：中国天文五千年》/李亮/人民邮电出版社/2024年1月



更多内容请关注
龙头条新闻公众号



《故人何在》/丰子恺/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1月

春光深处的温柔回响

□ 黎江毅

清明过后，江南浓浓的春光开始铺陈，是参观丰子恺故居的绝佳时节。在浙江桐乡石门镇，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京杭大运河的交通要道，也是一块艺术宝地。故居是一座白墙黛瓦的江南庭院，名为“缘缘堂”，门前的小花园，花草树木已经复绿，五彩斑斓，充满生机活力的景象与丰子恺的艺术气息相互呼应，为参观者带来一种别样的体验。

就像很多人一样，我对于丰子恺的了解，原先仅仅局限于他的漫画。事实上，丰子恺低调地创作了大量散文，取名为“缘缘堂”随笔、续笔、新笔等，都达夫说：“人家只晓得他的漫画入神，殊不知他的散文，清幽玄妙，灵达处反远出在他的画笔之上。”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故人何在》散文集，精选了丰子恺散文中追怀怀旧题材的文章48篇，行文风格平和亲切，却又透露出一种深沉的思索，让人欣赏到其温润而充满人间情味的文章，咀嚼之后回味无穷。读罢全书，仿佛跟随丰子恺漫步在时光长河中，听他娓娓道来那些被岁月淘洗却依旧熠熠生辉的往事，触动你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散文集的开篇是《忆儿时》，丰子恺回忆了儿时乡间生活的经历，他描述了自己小时候在故乡的种种趣事，包括养蚕、吃蟹、钓鱼等经历，这些看似平凡的生活细节，在丰子恺的笔下却显得如此生动有趣。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捕捉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却饱含情感的小细节，通过细腻的描绘和深入的剖析，使读者能够产生共鸣，进而思考生命的意义。还有《我的母亲》《三娘》《王因因》《伯豪之死》等怀念人物的美文，丰子恺以其特有的细腻笔触，勾勒出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故人形象，他们或许是他儿时的至亲，或许是他青年时代的挚友，又或许是他晚年的知己。每一个人物都跃然纸上，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如同发生在读者眼前。这些故人或已离世，或已远走他乡，但他们的影子却永远留在了读者的心中。丰子恺的儿时回忆，不仅是他个人的宝贵财富，更是我们了解他、理解他作品的重要窗口。丰子恺以平和而深情的笔触，记录了自己面对亲人逝去时的痛苦和无奈，在书中多次发出“时光荏苒，故人何在”的感慨。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刻，当回首往事时，那些曾经陪伴我们走过风风雨雨的人，或许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会永远留在我们记忆的深处。

丰子恺是个童心很重的人，心里好像住着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让他直到老迈，都保持着孩子般的天真与热情，他曾说：“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丰子恺时常醉心在儿童的游戏和生活中，那些看起来司空见惯的儿童生活场景，经过他的细腻观察和独到的手法，一一融入他的散文中。《儿女》《给我的孩子们》等文章以“九岁的阿宝，七岁的软软，五岁的瞻瞻，三岁的阿书”为小小主人公，撷取他们生活中极平常的场景，讲述一群小孩围在小院中的槐荫下，坐在地上吃西瓜的故事。在丰子恺诸多的散文中，我们很容易感受到情深意浓的家庭氛围，眼前仿佛浮现出一群儿女围在身边，春天凉快的晚风吹过，孩子们开始欢呼雀跃起来……丰子恺对儿童的喜爱与关注，不仅体现在他的文字中，更渗透在他的生活中。巴金曾评价丰子恺：“一个与世无争、无所不爱的人，一颗纯洁无瑕的童心。”

走出丰子恺故居，石门这个安静的古镇已是春染万物，风清气朗。徜徉在丰子恺漫画里的乡间小路，我心潮起伏遐思悠远，回想起展览馆里一幅《春风欲动座中人》的画作，画中四人围坐吹拉弹唱，脚下的春草萌芽破土，两只小白兔悠然自得。耐人寻味的素朴的笔调里，写出无尽的春意。而这幅画也同样出现在《故人何在》书中，那一刻，我深感丰子恺对生命和时光的珍视，我们得以从这充满人间情味的文章和画作中，体悟生活的美好希冀。